

軍需界的元老張敘忠

張起鈞

——百年誕辰述高風——

張敘忠將軍，是國父孫中山先生手令創辦軍需學校的創辦人兼首任校長，直到今天國防財經學院的教室大樓還稱為「敘忠樓」。今年端陽為敘忠公百歲華誕，軍需界人士將舉行紀念。筆者則應友好之囑，恭寫此文報導公之身世風格，庶答仁者雅誼，而盡子姪之份，文之工拙不敢計也，尚請讀者不吝指教。

(一)



軍需學校的創辦人兼首任校長張敘忠將軍遺照。

公名敘忠，孝仲是他的字，湖北枝江縣人。其先祖如初公於明末從江西高安本籍，避難逃到湖北，後來次子必孝回江西原籍，而長子必忠遂在枝江落戶。旅業發達，到抗戰前夕，全族已近萬口。正因為族大人多，各房頭的情形便文俗異趣，貧富更是彼此懸殊。公之一房住於枝江縣城外，紫山鄉，祖元浩公，父繼澍公，都篤好詩書，不善生產，因此家道清微，尤其繼澍公早逝，更大受打擊，公昆仲二人，兄名敘成，字夔九，公居次，母雷太夫人為松滋雷翰林子靜公之妹，極賢淑。繼澍公歿時，上有眼已失明的老婆婆，下率兩個幼子度日，生計艱困達於極點。常常以樹葉摻於碎米中煮粥糊口，但艱苦自持，絕不向人言貧乞貸，甚至娘家都毫不知情。有一次雷家派長工來看望姑奶奶，吃飯時僅有鹹菜粗飯而已，雷家是大家，富有慣了，長工也沒吃過這種清苦飯菜，心中非常不滿：我從松滋來到枝江這麼遠的路探親，竟拿這種飯菜待我，太不近人情了。不過敢怒而不敢言是了，等到吃完，把碗筷送到廚房時，才看

到姑奶奶在灶下吃樹葉碎米糊。消息傳回雷家，上自雷老太太、雷翰林，下到長工傭人，全家哭成一片。雷翰林說，憑我們雷家，支持十位姑奶奶都是小事，那能讓親妹妹這樣受苦，那知雷氏太夫人認為「潑出門的水，嫁出門的女」，我窮是我的命，絕不接受濟助。最後雷翰林急的跳腳說：孩子總是我的外甥，我把他們接來讀書，你總不能拒絕了吧，雷太夫人這才首肯，而把兒子送到舅舅家受教育。

(二)

在這種身世背景，和雷太夫人的身教下，公的勤奮好學和聰勉奉公，便不問可知了，先就在雷家的教育說，公本聰明，又承雷翰林親自指點，所以便奠下了極為良好的國學基礎，書法尤為渾厚精到，為人所重。族叔春霆先生為名教育家（曾任武昌師範大學校長），一見公之文章，立即批勉：「我家千里駒也。」這固是公的文才好，但也是力學不綴的成績，後來入學，自武普通學堂、保定軍官，以至留學日本，無不專心奮志，努力向學，每考必列前茅，尤其在日留學時

，校中提到「張入伍生」，無不肅然起敬，不能與一般「支那人」相提並論。有一次在重慶高灘岩時，正色的向我說：「我們枝江人到外邊去，永遠考第一的有三個人，你公爺爺（按：即春霆先生他中秀才、縣考、府考、院考，皆第一，號稱「小三元」。後來在經心書院、兩湖書院，無不為榜首，亟得張文襄公之鍾愛）一個，我一個，還有你一個。」事實上筆者並沒有那樣好，例如在北大時，考試就考不過張翰書先生，而他這話乃是勉子姪而自況罷了。

正因他這樣努力向學，乃使他任校長有一個為別的校長所不能及的。任何教官缺課，不問所授科目為何，馬上就可上去代授，這在北平時代的老學生無不皆知，甚至劈刺操練術科亦無不精，年已五十，單槓還可打車輪，至於詩文書法，更是精湛，先祖母、先父的墓誌銘，便都是他老人家的手筆。他片紙隻字，無不濡筆飽滿，墨黑字正，一如其人，因此友朋得其一箋無不珍藏雅敬。

(三)

在事功方面，他可以說：一輩子就作了一件事，就是軍需學校的校長，而這一職務，可說是少有的光輝，先就時間說，他自就首任校長，創建此校，一直連續任職二十五年。公家職務以首長，連續作二十五年的，恐怕沒有第二個人吧。這可說是異數，再就傳承講：他這校長是國父中山先生在臨時大總統任內，手令創立任命的，而他退休後繼任的，又是先總統 蔣公，這一命一

接竟是歷史上的兩位巨人，這種榮耀，恐怕為任何校長所沒有吧。關於這件事，現任主計長鍾時益先生有段扼要的說明：「我母校（軍需學校）成立於民國元年，為國父 孫中山先生在其臨時大總統任內手創之唯一軍事學府。首任校長張公孝仲，歷經艱辛，賴堅苦卓絕之精神，秉清白廉正之風尚，周旋於北洋軍閥之間，屹立於古都險惡之境，孤軍奮鬥凡十有七載。爾後北伐底定，母校南遷，教育環境由逆轉順，又歷八載……二十五年四月委員長 蔣公兼長母校……」

鍾文中「堅苦卓絕……孤軍奮鬥……」各情筆者另有一文，略加描述，至於清白廉正云云，原為校長之本份，而我又忝為子姪更不便說，不過有兩點公認的事實，值得提一提的。第一他二十五年，私人函件從未用過學校一張信紙，信紙如此，遑論其他，第二他長校二十五年從未錄用過一個親戚族家，甚至沒用過枝江人。有一年同族有一位叫張繼灝的，上京投考軍需學校的海軍班。他知道了，找了來，告訴他：「一、戶籍要報松滋，不許報枝江。二、絕對不許說與我是一家，否則我立即把你開除。親族們說他有點「矯枉過正」，他說我寧矯枉過正，却要堅守瓜田李下之嫌。正由同樣的理由，他老人家對我任軍需學校服務非常滿意。因為我去需校任教是邵方銘先生介紹的，而邵之本人，也是我們在全國糧食管理局同事時自行認識的，與他老人家毫無關聯。尤其我進需校是民國三十年八月，那時他正在前方督導軍需獨立，根本不知道這件事，「回來後聽說我進了軍需學校，墨林翰教育長又替我美言

幾句，心中非常高興，此是後話不提。

他卸任時，是軍需學校的顯峯時代，教師陣容之盛，傳頌一時，尤其文職教師，承他重金禮聘，全是蜚聲國際，名重全國的大牌學者。那時最有名的北京大學，其兼課鐘點費，不過一小時五塊錢。而軍需學校則是十五元，足夠小家庭一個月的生活費，除了天皇老子請不動，誰都請得動。因此在京滬的名流馬寅初、衛挺生……等人無不在校兼課，而他老人家就在這種情形下，離職，可謂是「功成身退」了。

最令人感動的是離職餞別那一幕：那天校中預備最好的魚翅席，全體教職員一律參加，落座後，墨教育長代表大家起立敬酒致詞，剛一舉杯說：「校長……」竟爾哽咽不能出聲，全體同仁隨之大放悲聲，全場哭成一片，所有的菜肴，連同冷盤沒人動一筷子，就這樣哭了半個多小時而終場，像這樣的哭餞，恐怕還未之前聞吧！

離職後，仍然追隨政府，從旁協助軍需工作。例如前述之親赴前方督導軍需獨立是，但不料其追隨政府一點，竟因亦步亦趨，作得太忠實了，而造成無可挽救的大憾。三十八年大局動盪不安，他由門人賴愷元先生扶持陪同追隨政府到廣州。後來，廣州也穩不住，政府又決定遷往重慶，這時賴愷元先生建議作一勞永逸之計，同赴台灣。他說：「我份屬軍人，政府走到那裏，我跟他到那裏，」堅持要赴重慶。賴氏怎麼勸都不能動搖他公忠堅貞的意志，那知剛到重慶，共黨一把大火，燒垮了重慶，癱瘓了政府，大局混亂不可收拾，他也就陷於重慶，抑鬱悵悵，齋恨而終。

(四)

孔子說：「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，」他老人家學厭不厭，我不敢說，但其為教之不倦，則是千真萬確的事實，有許多具體的事例可作證明。以他的地位，並且又是校長，縱令為教，按說也就是對高層人士指點指點，討論些較高深的道理吧。

那知他不拘一切，而是全面的為教。整體的教育策劃推行，固是勤奮不遺餘力，個別的教導指點，也一樣熱心操作，甚至小孩幼童，也一樣親自費心費力的教，毫不感到厭煩。例如校中有一位唐祕書，和一位趙副官（榮壽），他兩位本是校中的小勤務兵，他一看這兩個孩子聰明可愛，他就親自教他們寫字讀書，一直教到作了官，尤其唐先生後來作到少校祕書，這是當年軍需學校無人不知的事。

至於我個人，更有強烈的感受，先父在甘肅作官，歿於隴西任所，我隨同輾轉遷徙，未能上學。民國十三年到了北平，年已九歲，雖認識很多字，而對學校中的東西却一竅不通，他老人家便把我接到他家住，親自一點一滴的拿着手教，好在那時校務不忙，每天到學校就帶着我去，在校長室他座位旁放個小桌子算是我的位子，算術從加減一直教到乘除，讀書則從造句填字一直教到作文，天底下那有陸軍中將的校長，竟然耐性耐煩的教小孩子的，而他能。即令肯教小孩子，一般也都是出個題目，叫小孩混時候去而已，但他老人家却比小孩子花的時間還多。例如填字，

他能寫許多字，然後讓我填兩個字，至今我還記得某次，他先寫一個例句「江浙好，江浙好，就是打仗受不了」，反覆給我講明白了，連同當時江浙戰事的情形都講的明明白白，然後再寫一句「北京好，北京好，就是××受不了」。

總計他一共寫了二十四個字才叫我填兩個字，試問那個大男人有這種耐心，這還不算教不厭

嗎？

今天我總算還能塗塗抹抹寫點小文章，推本溯源，實在感念他老人家的教誨。

尤其畢生要引以為榮，我的第一篇長文乃是現任陸軍中將軍需學校的大校長親自教導的，並且還就是在那校長室作的，我要與軍需學校的同學套個交情的話，我們豈不都是同門嗎？（一笑）。

舊 聯 新 對

李雲飛

讀中外雜誌祝秀俠教授「粵海舊聞錄」一書中光緒皇帝逝世徵聯末段：

「昔人有以『烟鎖池塘柳』徵對者，粵人某君，對以『炮堆鎮海樓』，雖邊傍均具五行字，然『砲堆』二字實為牽強，不得謂工。」祝教授國學前輩，指出應徵聯牽強未工，自是的論。惜以後台港報刊，也鮮見有將此聯對偶工整，銖銖悉稱而應對者，在喜愛中華文字對聯趣味者，豈真共認為絕「對」乎？

筆者退休後蟄居海外，偶與一二愛好此道同好，談及聯話，有友人以「火焚鎮海城」將前聯小作修飾。至於火焚事實，係依據滿清末，中法戰役，法艦曾炮轟浙江鎮海城，如

城畔被轟，可能有火焚之事，焚字取木，則五行全備，平仄亦尚工整，較前聯似尚可匹敵。

惟筆者苦思冥索之餘，得「淚枯鏡垢灰」為對，蓋上聯寫郊外風光、江南春意，躍然眼前，下聯似以室內閨中情淚為對，更饒對偶趣味，前者頗似一幅水墨畫，後者可算工筆仕女條幅，且一喜一悲，也算對稱。謹提淺陋之見，以就正於本刊讀友。

又往昔「酒逢知己千盃少」一聯，以「話不投機半句多」相對，雖對仗工整，惟情緒間可謂大煞風景，竊意如以成語：「心有靈犀一點通」為對，不識亦可卜大雅君子一哂否？